

赤眉軍

楊宪益 著



赤眉軍

楊憲益著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1967

目 次

1. 大风暴的前夕	5
2. 铁官徒的暴动	12
3. 初战诸城	21
4. 三战三捷	28
5. 暴君的下场	34
6. 神秘的使臣	39
7. 追击敌人	46
8. 刘盆子当皇帝	51
9. 狡兔三窟	58
10. 进入长安	65
11. 西上陇坻	77
12. 陷入重围	83
13. 突围东归	90
14. 最后一战	98
15. 尾声	107
后记	109

1. 大风暴的前夕

皇帝和大臣們議事的殿上寂靜得沒有一點声响，差不多連伏在席上的群臣們的呼吸都可以听見。順着用丹漆涂紅的台阶看过去，堂下立在彩繪的宮牆和綴着明珠的庭柱旁边，穿着黑衣的卫士和穿着綉衣的官吏們，也都象木雕泥塑的一样，一动也不动。落日的光綫，透过嵌着大秦國^①琉璃的窗戶，斜照进来，在幽暗的大殿里把众臣的影子投射到地上，幻成为各种各样的夸大了的离奇形状，使得整个大殿更显得阴森而神秘。这时候大家听到了在御座那边衣服的綫綫响声，知道是皇帝駕到了，都不約而同地輕輕吐了一口气。

年輕的探湯侯田况忽然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滑稽，他的嘴角牽动了一下，但终于忍住了沒有笑出来。他是一个年紀才二十几岁的青年貴族，在他有貂羽金蟬裝飾的紗冠下面，可以看到他的高高的前額和銳利的目光。他的本来洁白的面龐还敷了一层輕粉，襯着下面涂了口脂的紅嘴唇和尖尖的小胡子，特別显得年輕俊俏。只是他的嘴唇很薄，緊緊閉着，頗給人以凶狠殘忍的印象。他在最近期間虽然曾經不止一次被召到宮里議事，但从来沒有細細看过新皇帝究竟是什

① 大秦就是西方的羅馬帝國，羅馬帝國出產的琉璃是當時一種貴重的貨物。

么样子。于是他偷眼瞧了一下，看见御座上坐着一个象猴子一样的东西，身材又短又粗，穿着黄色御服，头上戴着冕旒，脸方方的，凸嘴厚嘴唇，带着愚妄而自信的表情；两只眼一转一转的，象是充满机智和狡诈。正在这时，皇帝的眼光忽然转到他这边来了，他连忙把眼睛垂下。

新皇帝王莽开始讲话了，讲得很急促，而且有些结结巴巴的。声音很嘶哑，但却有些威严。话冗长而罗嗦，大臣们多半也听了不止一次了，大家心里实在有些不耐烦，但也只好听着。他首先吹嘘了他即位以来的伟大成绩，如何在辽远的西域重重打击了匈奴和羌氏部落，使他们都觉到帝国的威力；如何在国内实行了各种管制和经济措施，增加了国库的财富，扩大了官奴隶的数目。还说，上天显示的各种变异和天上星辰的移动又如何说明国家正走向一个太平的圣世等等。最后才提到最近帝国各地的一些暴动和骚乱。这时他转脸看着田况对面的孔仁。这是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贵族，虽然也是服饰华丽，宽衣博带，但总带着局促不安的神气。

“喂，孔仁，你记得吗？在哀帝末年（公元前一年），到处都传着西王母的怪事。据说拿了这样一块竹筹就可以逃避灾祸，不然，第二天一早起，在门口会找到一根白头发，那就非死不可。那时候可真不安定，满街满巷的人打着鼓叫喊着，夜里常常拿着火把，跑到屋顶上去祭祀西王母，今天情况总算好多了。”

“是的，陛下，这都是您治理国家的伟大成绩。”孔仁低着头回答，“可是……可是最近城里无业游民又加多了，听说山东地方连年闹灾荒，农民活不下去，都到长安来了。最近一些日子，每当黄昏时候，

到处鼓声不断，官吏們被刺死的有好几个了，晚上走路很不安全。这个城市游民的問題也实在要处理一下呢。”皇帝瞪了他一眼，孔仁的头更低下去了。

孔仁虽然年紀不过四十来岁，但看来要老得多，他虽是前代的老臣，又是王莽的亲信，但人比較老实，有时說直話，常常触怒新皇帝，所以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最近，他的夫人又牽連到一件信奉巫鬼詛咒別人的案子，因而获罪自杀，因此他变得更沉默忧郁了。对于国家的前途他也沒有多大信心。他左手按劍，右手撫弄着胸前的玉佩，低着头不再作声。

在孔仁右边的王党，很希望有机会被派到关东去擄掠一些財宝，他沒有注意到皇帝方才的眼色，就冒冒失失地說道：“陛下，孔仁侯爷的話是不錯的，山东的乱民是要严厉鎮压一下才好。我听說到处都有破产农民跟逃亡奴隶在一起造反，临淮有一个叫作瓜田仪的集合了上万人，还听說在荊州当阳有王凤王匡——哈哈，不是这位王匡侯爷——”他看了他对面的王匡一眼，又接下去說，“他們自称为綠林軍，有好几万人，当地軍隊也給他們打敗了。还有山东莒县有一个姓呂的老太婆，因为儿子給官杀了，要报仇，也聚集了好几千人造反，听說把县官都給杀了。情况真是不大好呢。”

“哦？是这样严重嗎？”王莽很不高兴，轉过来問旁边的大臣們，“情况真是这样嗎？难道說我治理国家比姓刘的还要坏？如果真是这样，我真該退位讓賢了。”新皇帝的不悅神情和含着譏諷的口吻使

① 長安就是現在的西安，当时是汉朝的首都。

得王党明白他是說錯話了。他紅漲着臉，正想繼續說明他的意見，这时在孔仁左边的廉丹搶先發言了。

这是一个性情殘暴的老將軍，他的眼睛發出憤怒的光，他說：“陛下，方才孔仁王党兩位侯爺的話，似乎也太低估帝國的威力了。我們最強大的外籍騎兵和戰車隊伍連那自称为‘天之驕子’的匈奴都抵擋不住，這些地方上烏合之眾又能算得了什麼？大軍一到还不就瓦解了。我們對這些蠢動的愚民只有堅決鎮壓，多殺幾個，怕事的就不敢再動了。”

在廉丹對面的太師景尚注意到新皇帝嘴角含着笑意，並微微點了一下頭，表示嘉許廉丹的話，也就附和着說道：“陛下，据我看來，孔仁王党兩位侯爺的話是說得過火一些，山東的盜賊並沒有什麼多大了不得，假如陛下願意的話，我年紀雖老，也願意帶一支軍隊去鎮壓叛亂，為陛下服務。”王莽听了又點了一點頭，然後他的眼光又落到他的親戚王匡那里，但這個新提拔上來的貴族只困惑的抓了一下頭。他從鄉下來城里不久，宮里的生活還不很習慣，也不知道說什麼話好。王莽的眼光逼視着他，他終於結結巴巴的說道：“我同意……我同意……情況是這樣……”他低下了頭，想逃避皇帝的眼光。

狡猾得象一只狐狸一樣的侍中大夫李參，是最能推測新皇帝意旨的，他在廉丹左邊乘機說道：“陛下，請原諒我多講幾句話，我認為這些地方上的騷亂完全不算什麼，可以讓它們自生自滅，這些都是前代殘留下來的邪氣，不能成什麼禍害的。當然……”他遲疑了一下，看了看景尚，“當然，如果派大軍去躬行天罰，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騷亂可以平定得快一些，免得百姓受苦。不過我的意思是這都是天意，

您看，从汉武帝时候起，叛乱就多起来了。等到刘家的气数完了，各地就更不安定了。您还记得成帝河平三年，东郡有侯母辟兄弟五人造反；阳朔三年又有颍川铁官奴隶申屠圣百八十人造反；过了四年又有广汉官奴隶造反；后来又有尉氏的樊并和山阳铁官奴隶苏令暴动；最后，在平帝元始三年又有阳陵任横的叛乱。可是，等到陛下即位，去旧布新，天下立刻太平。至于……”他偷看了皇帝一眼，看见皇帝微微含笑，放下了心，又继续说：“目前地方上还有些小小不安宁，那还是前代遗留下的邪气，不要紧的。您看，十多年前东郡太守翟义起兵造反的时候，长安附近二十三个县的乱民，以槐里人赵明霍鸿为首，都闹起来了，一共蔓延到十几万人，从未央宫里都看得见乱民的火光。结果又怎么样？还不是又平定了？现在这一点骚乱又算什么？”

“是呀。”皇帝高兴了，当他回想到过去镇压叛乱的战绩的时候，他的眼睛发光，颈上的血管都胀起来，声音越发变得嘶哑，被屠杀的千万人的血使他沉醉而且兴奋了。“对付这些乱民只有镇压，严厉的镇压，你们现在还可以看到那时堆起来的五处尸堆，我当时是命令把那些斩首或者剥了皮的尸首都堆在大路旁边给大家看，每一堆都是六丈见方，六尺高，上面铺上荆棘，前面树起一丈六尺高的木柱，写着那些是叛乱者的尸首。后来尸体变臭了，有人拿土给埋起来了，可是那五处土堆还在，你们可以去看看。”说到这里，皇帝不禁微笑了，“可是这都是过去的事，最近我研究了星象，看来太白星很亮，刀兵还免不了，总要有些小小不太平；但帝座很安全，长安没有危险，再过两年就可以天下太平，我再齋戒祈禱，治理十年，将有天降神人辅佐我执政，尧舜之世可以重现。等到我完成了地上的大功绩之后，我就要同

諸位告別，象黃帝軒轅那樣白晝乘龍上天了。”說到这里，他用手指着天，向上翻着眼睛，眼里帶着瘋狂的表情，頸上的血管更加脹滿了。

“簡直象一只癩蛤蟆，”田況這樣想，又想笑了，只好低下頭。這時候在李攀對面的國將袁章也發表了他的意見。這是一個身材十分魁梧的家伙，又大又胖。他一面講，一面喘着大氣，說的顛來倒去，大家也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只知道大概他是夸耀自己的勇敢和體力，好容易他說完了，大家又吐了一口氣，感覺如釋重負。

“探湯侯，你的意見又怎麼樣呢？”皇帝轉過來問還未發言的田況。

田況略為遲疑了一下，就直率的說道：“陛下，地方上的小小騷亂是不足為慮，但是關東歷年的飢荒也是事實。我們要收買人心才行，單靠鎮壓是不夠的。至于過去從中央派官吏到地方去平定叛亂……”說到这里，他停頓了一下，看了看景尙和王匡等，又繼續說，“有時倒反給地方增加負擔。我的老家在山東諸城，當地情況我是比較清楚的。我們要恩威并施，要利用地方民兵組織，作成堅固據點，盜賊來了，就堅壁清野，把糧草藏起來，盜賊自然不戰而退。這樣比派遣大軍倒更解決問題。”這時他注意到景尙等在旁邊冷笑，知道大臣們都很不高興，就不往下多說，只簡單的說道：“關於具體如何作法，待臣慢慢擬好條策呈上。”

“好吧。”王莽不經意的回答，“我看大多數意見差不多，地方盜賊沒有什麼了不起，山東方面暫時不去管它；荊州方面可以考慮再派一支軍隊去鎮壓一下。我看就是這樣。”說完就站起來。

大臣們又伏在地上，直到皇帝走进去了，才站起身來，彼此望了

一眼，都沒有講話，各人都懷着自己的鬼打算，就匆匆忙忙的作鳥兽散了。

田况走下殿来，重穿上脚上的絲履。这时殿里已經昏黑，庭中的卫士們已經点起了火炬。他走出宮門，外面天色还很亮。宮門口头戴赤帻的紅衣軍士們把長戟放在一旁，正在專心擲骰子賭錢。他們看見田况出来，都站起来給这位年輕侯爷行礼，但田况心里有事，并未注意到他們。他很清楚地方叛乱的严重性，他也很担心他在山东諸城老家里的一千多名奴隶，怕他們一旦发生暴动。想到这里他的面色变得严峻起来，他也考虑着如何收买人心，訓練一些农民，把他們武裝起来保护他的財產，想到这些問題，他恨不得立刻就能回到家乡去。同时他忽然又想到不久以前在一家酒店看到的年輕貌美的一个当爐姑娘，“他媽的，这个姑娘要搶到手才开心呢……可惜听說她已經許了人家了……那有什么关系？把那男人也帶來，叫他作工，然后讓馬踩死他就算了……”想着这些，他的紧閉的薄嘴唇边露出一絲笑影。他的家人田賜看見主人出来了，連忙走过来，把馬車准备好，这是一架駟馬朱輪的高車，有朱盖朱帷和金綉的坐褥。

“田賜，”田况上车的时候吩咐他的老蒼头道，“我明天一清早就回諸城去，晚上馬要喂好草料。”

朱輪車載着田况馳过長安的市街，白天拥挤喧囂的鬧市現在已經看不見行人了，在昏黃的暮色里，一切都显得空虛而淒涼。馬蹄在紅土修筑的象石头一样平滑堅固的大道上发出声响，格外覺得寂靜。馬車出了城門，奔向田况在城外的临时住宅。寬广的馳道兩旁都种着榆槐树，远远可以看見五个巨大的土堆，这就是十年前叛乱者的

尸体堆集的地方。再往前去，有每隔五里和十里的邮亭，邮亭筑在兩三丈高的土台上，本身也有一丈多高，前面还有横木的巨大华表，在阴影中，好像是統治者压迫人民的可怖的魔爪，控制着这一片地帶。馬車不停向前疾馳，在渐深的夜色中長安城已經看不見了。

2. 鉄官徒的暴动

从長安出发，一直向东，向东，把高山峻嶺都抛在后面，就进入了关东平原地帶。再向前去，就是岩石郁勃，气势磅礴的泰山，突起在低平的原野中心。再向前就是东海。莒城就在泰山和东海中間，这是山东的一座重鎮。莒城当时設有鉄官，有一百多名官奴隶在城郊山边采矿冶鉄。

城郊的景象十分凄凉，大片荒廢的土地沒有农民耕种。前些年附近一位姓吕的老媽媽聚众起义，許多破产农民都跟着她到山里去了。山脚下有一排矮矮的土房，这就是冶鉄的工厂。山腰里許多奴隶赤裸着身体，有的穿着破爛不堪的褐衣，正在采矿。他們蓬乱的头发披到肩上，多半滿臉胡須，有着粗野的面貌和憤怒的目光，長期殘酷的非人待遇把他們折磨得象野兽了。他們的腿上都拖着沉重的鉄鏈，每一步都发出鐺鐺的声响，好几个奴隶就这样被連在一起。每一队奴隶有一个监工的工头。工头穿着黑色衣服，腰間挂着利斧和短劍，手里拿着鞭子，防止奴隶們反抗或逃走。間或也有奴隶弄断鉄鏈逃跑，由于大路上每五里十里都有邮亭，附近又沒有人家可以藏躲，

若不是逃到山里去，就十有八九要被重新捉到。捉到后多半用最殘酷的办法，割掉舌头，挖掉眼睛，斬掉手脚，当众活活处死，或在臉上刺字涂上黛青，写明这是逃奴。这些刺字深入肌骨，永远去不掉，有时甚至在死人的髑髏上都可以隱隱看出青色的字。被折磨死掉的奴隶都丢在山溝里給野狗和烏鴉吃。山边有不少棗树，鉄似的枝子直射向天空，枝上就常常集滿烏鴉，等着奴隶尸体好饱餐一頓。夜里野狗凄厉的叫声，更使人觉得这是人間地獄。

在冶鉄的土屋里光綫很暗，冶鉄爐的火光一閃一閃，把人都照成紅色。一群奴隶才煉好一爐鉄，熔化的鉄流在罐子里发出声响。緊張的劳动作完了，監工的人走出去小便。他一走开，奴隶們也就停下来，坐在地上休息。

“这种日子我熬不下去了，天一黑我就要跑，反正是个死，跑掉了，命就是白檢的。”一个年輕奴隶突然說。他名叫逢安，他有着寬寬的肩膀和健壯的身軀，方方的臉龐和堅定的目光，善良正直而帶些倔强的性格。他原来是个破产农民，兩年前被抓去作了官奴隶，在这鉄矿工作有一年多了，他一直想逃跑，但由于过去有人想跑都被抓到弄死了，而大家都喜欢他，怕他也遭到同样悲惨命运，所以好几次都把他攔住了。

“逢安老弟，咱們跑是一定要跑，在这儿反正活不了几年，不如拼了痛快；可是一兩個人跑不是办法，要跑大家一齐跑，还要好好計劃一下。往山里跑，沒有粮食；追兵赶来，咱們沒有兵器也打不过他們。这些問題都要好好研究一下。”說話的是个中年奴隶，上額寬广，看起来有超人智慧，目光炯炯有神，連腮胡子，相貌威武，講話緩慢而有

力量，很明显是众人中的領袖。他一說完，大家都嘖嘖喳喳的討論起來。

“我看反正跑不了，這都是命，研究也白費。”一個老年奴隸說完嘆口氣，大家又沉默了。

“你這話不對，”一個很年輕的奴隸跳起來，忘記了腳上的鐵鏈，鐵鏈在地上撞擊作響，“樊崇伯伯的話是對的，我們要一齊走，你說吧，樊崇伯伯，我們應該怎麼準備？”講話的叫作司馬稚。他實際上還是一個并未成年的小孩子，只有十四五歲，他的父母在過去飢荒里餓死了，因為當地官吏要勉強湊足奴隸數目，所以把他也抓來了。他身體較瘦弱，體力也差，但大家都肯幫他忙。

“好小子，”樊崇對他笑一笑，“朋友們，司馬稚說的好，我們不能失去信心，大家看我們能不能一齊跑？”

好幾個奴隸搶着說，“只要樊崇大哥領導我們，什麼我們都敢干。”

“好呀，我們今天晚上就走吧。樊崇伯伯，可別忘記帶我走。”司馬稚大聲說，高興得忘記了他們當前的處境。

大家正在熱烈討論，沒有注意工頭已經回來了。這是一個容貌不揚脾氣凶暴的中年人，過去也是奴隸，因善于討好巴結上面，被提升作了工頭，是個欺壓奴隸無惡不作的狗腿子。他並沒有聽見大家討論些什麼，但首先注意到司馬稚高興的表情，也許是他覺得司馬稚個子小，特別容易欺侮。

“哦，我才出去一會兒，你們就不干活了？你還那麼高興？”他揚起手裡的鞭子，對司馬稚的脊梁就是一下，赤裸的背上立刻出現一條

血痕，司馬稚痛得顫抖了一下，但沒有作聲。他用牙齒咬住下唇，咬出血來，眼睛閃耀着憤怒的火，工頭看見他這樣，冷笑一聲，露出牙齒，又再次舉起鞭子。突然一只健壯有力的手抓住他的右腕，一個緩慢而有威力的聲音對他說：“我不許你打他，你不能欺侮小孩子。話是我們大家講的。”

工頭駭異的望着樊崇，以為他是發瘋了，一個奴隸居然敢對他這麼凶地講話並且阻止他的行動，這在他看來是不可想象的事。樊崇有威力的眼光迫使他后退了一步，但他隨即想起他自己的地位，暴怒充滿了他的胸膛，他狂吼一聲，丟下了鞭子，從腰間拔出利斧，向樊崇撲過去。樊崇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冷靜而堅定，十分輕視這個在他前面叫鬧的東西，甚至輕視他揚起來的斧頭。

就在这个緊急關頭，只听一聲吶喊，一個人跳到工頭和樊崇中間，他腿上的鐵鏈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扭斷了，他手里揚起一根通火用的鐵棍，在工頭頭上一閃，沉重的劈下來，工頭來不及呼喊，頭顱已經被打得稀爛，嘭地一聲響，屍體倒在地上。

這一切都發生得這麼突然而迅速，以致大家都沒有講話，樊崇望向他面前這堆染滿血污的東西，啞了一口唾沫，抬起頭來，對那個人說：“殺得好，逢安兄弟。”

這時候奴隸們漸漸開始喧嘩起來，樊崇舉起右手叫他們不要吵，大家慢慢安靜下來了，等着听樊崇講話。

“伙伴們，”樊崇對大家說，“不要吵，現在我們非跑不可了，外面的人還不知道這裡的事，我們要趕快把鎖鏈去掉，每人都找一件稱手的鐵條鐵塊，我們一出去就會碰上敵人，我們只有主動向他們進攻，



讓山腰上采矿的奴隶也参加我們的起义。我們这样跑到山里去还不行，沒有粮食和兵器，抵擋不住追兵，我們要向城門口进攻，打开那里的監獄，放走犯人，再打开倉庫，拿到粮食和兵器，那样我們就可以抵抗一陣子了，大家說，对不对？”

大家呆呆的望着樊崇，忽然好几个人一齐喊起来：“对，对，樊崇大哥說的对。”大家立刻分头去掉自己和別人的鎖鏈，不一会儿工夫就都准备好了。大家又都拿起一些鉄棍和鉄块作为临时兵器，樊崇和逢安則用打死了的工头的短劍和斧头武裝了自己，然后一齐拥挤着跑出来，逢安和司馬稚跑得最快，在最前面。

山間的奴隶和工头們听見喊声，才轉身来看，樊崇逢安等人已經到了面前。工头們看見情形不妙，一溜烟似的就都逃得无影无踪了，